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

文苑上

孔紹安 子禎 孫若思　袁朗 弟承序 利貞 孫誼　賀德仁

庾抱　蔡允恭　鄭世翼

謝偃　崔信明　張藴古

劉胤之 弟子延祐 兄子藏器　張昌齡　崔行功
孟利貞　董思恭　元思敬
徐齊聃　杜易簡 從祖弟審言　盧照鄰
楊炯　王勃 兄勮 勔　駱賓王
鄧玄挺

臣觀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詩騷
遠宗毛鄭之訓論近鄙班揚之述作謂釆釆芣苢獨高
比興之源湛湛江楓長擅詠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

質風俗有淳醨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實以淳朴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絃誦然後致遠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為通論夫執鑒寫形持衡品物非伯樂不能分駑驥之狀非延陵不能别雅鄭之音若空混吹竽之人即異聞韶之歎近代唯沈隱侯斟酌二南剖陳三變攄雲淵之抑鬱振潘陸之風徽俾律呂和諧宮商輯洽不獨子建總建安

之霸客兒擅江左之雄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
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
握蛇之價靡不發言為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
止雕章縟句韻諧金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
代高宗天后尤重詳延天子賦横汾之詩臣下繼柏梁
之奏巍巍濟濟煇爍古今如燕許之潤色王言吳陸之
鋪揚鴻業元稹劉蕡之對策王維杜甫之雕蟲並非肄
業使然自足天機秀絶若隋珠色澤無假淬磨孔璣翠

羽自成華彩置之文苑實煥緗圖其間爵位崇高別為之傳今採孔紹安已下為文苑三篇覬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於作者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之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詞知名十三陳亡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書誦古文集數十萬言外兄虞世南歎異之紹新嘗謂世南曰本朝淪陷分從湮滅但見此弟竊謂家族不亡矣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時人稱為孫

孔紹安大業末為監察御史時高祖為隋討賊於河東詔紹安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甚悅拜内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兩匹錢米絹布等時夏侯端亦嘗為御史監高祖軍先紹安歸朝授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祇為時來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尋詔撰梁史未成而卒有文集五卷子禎高祖時為蘇州長史曹王明為刺史不循法度禎每進諫明曰寡人天子之弟豈失於

為王哉禎曰恩寵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國命恐今之榮位非大王所保獨不見淮南之事乎明不悦明左右有侵暴下人者禎捕而殺之明後果坐法遷於黔中謂人曰吾愧不用孔長史言以及於此禎累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卒謚曰温子季詡早知名官至左補闕紹安孫若思若思孤母褚氏親自教訓遂以學行知名年少時有人賫褚遂良書跡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書當今所重價比黄金何不總取若思曰若價

比金寶此為多矣更截去半以還之明經舉累遷庫部郎中若思常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置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尋遷給事中中宗即位敬暉桓彦範等知國政以若思多識故事所有改革大事及疑議多訪於若思再轉禮部侍郎出衛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為之不為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道欽犯狀請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俄以清白稱加銀青光禄

大夫賜絹百疋歴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封梁郡公開元十七年卒謚曰惠

袁朗雍州長安人陳尚書左僕射樞之子其先自陳郡仕江左世為冠族陳亡徙關中朗勤學好屬文在陳釋褐祕書郎甚為尚書令江總所重嘗製千字詩當時以為盛作陳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為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觀此賦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又使為芝草嘉蓮二頌深見優賞歴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遷祕書

丞陳亡仕隋為尚書儀曹郎武德初授齊王文學祠部郎中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貞觀初卒官太宗為之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袁朗在任雖近然其性謹厚特使人傷惜因敕給其喪事并存問妻子有文集十四卷從父弟承序陳尚書僕射憲之子武德中齊王元吉聞其名召為學士府廢累轉建昌令在任清靜士吏懷之高宗在藩太宗選學行之士為其僚屬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

因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羣僚表請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托疾獨不署名此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實繼先風由是召守晉王友仍令侍讀加授弘文館學士未幾卒朗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之孫也高宗時為太常博士周王侍讀永隆二年王立為皇太子百官上禮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幷設九部伎及散樂利貞上疏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

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詔命婦會於别殿九部伎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别所自可備極恩和微臣庸蔽不閑典則忝預禮司輕陳狂瞽帝納其言即令移於麟德殿至會日酒酣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承忠鯁能抗疏直言不加厚賜何以奬勸賜物百段俄遷祠部員外郎卒中宗即位以侍讀恩追贈秘書少監朗十三代祖漢司徒滂滂生魏國郎中御史大夫渙渙生晉尚書準準生東晉

右將軍豫章太守冲冲生司徒從事中郎躭躭生琅邪
内史質質生丹陽尹宋公長史豹豹生宋吴郡太守洵
累代有高名重位前史有傳五代叔祖宋太尉淑高祖
父左僕射雍州刺史顗高祖司空察皆死國難曾祖梁
中書監司空穆公昂仕齊為吴興太守及梁高祖禪齊
久辭朝命父樞叔父憲仕陳皆為陳僕射叔祖敬中書
令及陳亡憲冒難扶護後主朗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内
冠族雖琅邪王氏繼有台鼎而歴朝首為佐命鄙之不

以為伍朗孫誼又虞世南外孫神功中為蘇州刺史嘗因視事司馬清河張沛通謁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誼揖之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亶天下甲門誼曰司馬何言之失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為衣冠顧矚始可稱舉老夫是也夫山東人尚於婚媾求於祿利作時柱石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何可說之以為門戶沛懷慙而退時人以為口實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也父朗陳散騎常侍德仁少與從

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兄弟八人時人方之荀氏陳鄱陽王伯山為會稽太守改其所居甘滂里為高陽里德仁事陳至吳興王友入隋僕射楊素薦之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恩遇甚厚及煬帝即位豫章王改封齊王又授齊王府屬及齊王獲譴府僚皆被誅責唯德仁以忠謹免罪出補河東郡司法素與隱太子善及高祖平京師隱太子封隴西

公用德仁為隴西公友尋遷太子中舍人以衰老不習吏事轉太子洗馬時蕭德言亦為洗馬陳子良為右衛率府長史皆為東宮學士貞觀初德仁轉趙王友無幾卒年七十餘有文集二十卷德仁弟子紀𢿙亦以博學知名高宗時紀官至太子洗馬修五禮𢿙至率更令兼太子侍讀兄弟並為崇賢館學士學者榮之

庾抱潤州江寧人也其先自潁川徙家焉祖衆陳御史中丞父超南平王記室抱開皇中為延州叅軍事後累

歲調吏部尚書牛弘知其有學術給筆札令自序援翰便就弘甚奇之後補元德太子學士禮賜甚優會皇孫載誕太子宴賔客抱於坐中獻嫡皇孫頌深被嗟賞後為越巂主簿稱病不行義寧中隱太子弘引為隴西公府記室時軍國多務公府文檄皆出於抱尋轉太子舍人未幾卒有集十卷

蔡允恭荆州江陵人也祖點梁尚書儀曹郎父大業後梁左民尚書允恭有風彩善綴文仕隋歷著作佐郎起

居舍人雅善吟詠煬帝屬詞賦多令諷誦之甞遣教宮女允恭深以為耻因稱氣疾不時應召煬帝又許授以内史舍人更令入内教宮人允恭固辭不就以是稍被踈絶江都之難允恭從宇文化及西上没於竇建德及平東夏太宗引為秦府參軍兼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尋致仕卒于家有集十卷又撰後梁春秋十卷

鄭世翼鄭州滎陽人也世為著姓祖敬德周儀同大將

軍父機司武中士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歷萬年丞揚州録事叅軍數以言辭忤物稱為輕薄時崔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所凌轢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百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於江信明不能對擁檝而去世翼貞觀中坐怨謗配流巂州卒文集多遺失撰交遊傳頗行於時

謝偃衛縣人也本姓直勒氏祖孝政北齊散騎常侍改

姓謝氏偃仕隋為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及第歷高陵主簿十一年駕幸東都穀洛泛溢洛陽宮詔求直諫之士偃上封事極言得失太宗稱善引為弘文館直學士拜魏王府功曹偃嘗為塵影二賦甚工太宗聞而名見自制賦序言區宇乂安功德茂盛令其為賦偃奉詔撰成名曰述聖賦賜綵數十匹偃又獻惟皇誠德賦以申諷曰臣聞理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此四者人君莫不皆然是以夏桀以瑤臺璇室為麗而不悟

鳴條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玉杯為華而不知牧野白旗之敗故當其盛也謂四海為己力及其衰焉乃匹夫之不制當其信也謂天下為無危及其疑也則顧眄皆讐敵是知必有其德則誠結戎夷化行荒裔苟失其度則變生骨肉釁起腹心矣是以為人主者不可忘初處殿堂則思前主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今己之所以貴巡府庫則思今己之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為己之始見名將則思其用力之初苟弗忘舊則人無易心何患

乎天下之不化故旦行之則為堯舜暮失之則為桀紂豈異人哉其詞曰周墳籍以遷觀總宇宙而一窺結繩往而莫紀書契崇而可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恒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内無荒色唯賢是授唯人斯恤則三皇不足六五帝不足十若夫恃聖驕力狠戾俶强忠良是棄諂佞斯奬搆崇臺以造天穿深池以絶壤厚賦重斂積寶藏鏹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

夏桀可二殷辛易兩在危所恃居安勿忘功臣無逐故
人無放放故者亡逐功者喪四海岌岌九土漫漫覆之
甚易存之實難是以一人有悅萬國同歡一人失所兆
庶俱殘喜則隆冬可熱怒則盛夏成寒一動而八表亂
一言而天下安舉君過者曰忠述主美者為佞苟承顏
以順旨必蔽視而稱聖故使曲者亂直邪者疑正改華
服以就胡變雅音而入鄭雖往古之軌躅亦當今之龜
鏡雀嵬龍殿赫奕鳳門苞四海以稱主冠天下而獨尊

既兄日而姊月亦父乾而母坤視則金翠溢目聽則絲竹盈耳信賞罰之在躬實榮辱之由已語羲皇而易匹言堯舜之可擬驕志自此而生侈心因兹而起常懼覆而懼亡必思足而思止勿忘潛龍之初當懷布衣之始在位稱寶居器曰神鐘鼓庭設玉帛階陳得必有兆失必有因一替一立或周或秦既承前代當思後人唯德可以久天道無常親時李百藥工為五言詩而優善作賦時人稱為李詩謝賦焉十七年府廢出為湘潭令卒

文集十卷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也後魏七兵尚書光伯曾孫也祖縕北海郡守信明以五月五日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庭樹鼓翼齊鳴聲清宛亮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為火火為離離為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翼而鳴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於天下雀形既小禄位殆不高及長博聞强記下筆成章鄉人高孝基有知人之鑒

每謂人曰崔信明才學富贍雖名冠一時但恨其位不達耳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欲引用之信明族弟敬素為建德鴻臚卿說信明曰隋主無道天下鼎沸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兄遁跡下僚不被收用豫讓所以不報范中行秖以衆人遇我者也夏王英武有併吞天下之心士女襁負而至者不可稱數此時不立功立事豈是見幾而作者乎信明曰昔申胥海畔漁者尚能固其節吾終不能屈身偽主求斗筲之職遂踰城而遁隱

於太行山貞觀六年應詔舉授興世丞遷秦川令卒信
明頗蹇傲自伐常賦詩吟嘯自謂過於李百藥時人多
不許之又矜其門族輕侮四海士望由是為世所譏子
冬日則天時為黄門侍郎被酷吏所殺
張緼古相州洹水人也性聰敏博涉書傳善綴文能背
碑覆局尤曉時務為州閭所稱自幽州總管府記室直
中書省太宗初即位上大寶箴以諷其詞曰今來古往
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

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是故兢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過於已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同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昏

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品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王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兹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

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强而治其亂申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具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没没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

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唯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妄妖蘊古究其獄稱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

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亂吾法耶令斬於東市太宗尋悔因發制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藴古始也

劉胤之徐州彭城人也祖禕之後魏臨淮鎮將胤之少有學業與隋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為忘年之友武德中御史大夫杜淹表薦之再遷信都令甚存惠政永徽初累轉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撰成國史及實録奏上之封陽

城縣男尋以老不堪著述出為楚州刺史卒弟子延祐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補渭南尉刀筆吏能為畿邑當時之冠司空李勣嘗謂曰足下春秋甫爾便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後歷右司郎中檢校司賔少卿封薛縣男徐敬業之亂揚州初平所有刑名莫能決定延祐奉使至軍所決之時議者斷受賊五品官者斬六品者流延祐以為諸非元謀迫脅從盜則寘極刑事涉枉濫乃斷受賊五品者流六品已下俱除名而已其

得全濟者甚衆出為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嶺南俚户舊輸半課及延祐到遂勒全輸由是其下皆怨謀欲將叛延祐乃誅其首惡李嗣仙垂拱三年嗣仙黨與丁建李思慎等遂率衆圍安南府時城中勝兵不過數百乃禁門堅守以俟鄰境之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災樂禍欲因危立功遂按兵縱敵使其為害滋甚延祐遂為思慎所害其後桂州司馬曹玄靜率兵討思慎等擒之盡斬於安南城下肖之從父兄子藏器亦有詞學官至宋

州司馬藏器子知桑開元初為工部尚書知柔弟知幾
避玄宗名改子玄自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弱冠以文詞知名本州欲以秀才
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
貞觀二十一年翠微宮成詣闕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
兵詔草俄頃而就太宗甚悅因謂之曰昔禰衡潘岳皆
恃才傲物以至非命汝才不減二賢宜追鑒前軌以副
吾所取也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尋為崑山道行軍

記室破盧明月平黿鼉軍書露布皆昌齡之文也再轉長安尉出為襄州司戶丁憂去官後賀蘭敏之奏引於北門修撰尋又罷去乾封元年卒文集二十卷兄昌宗亦有學業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三十卷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北齊鉅鹿太守伯讓曾孫也自博陵徙家焉行功少好學中書侍郎唐儉愛其才以女妻之儉前後征討所有文表皆行功之文高宗時累轉吏

部郎中以善敷奏嘗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事貶爲游安令尋徵爲司文郎中當時朝廷大手筆多是行功及蘭臺侍郎李懷儼之詞先是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進內貯庫別置讎校二十人書手一百人徵改職之後令虞世南顔師古等續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畢顯慶中罷讎校及御書手令工書人繕寫計直酬傭擇散官隨番讎校其後又詔東臺侍郎趙仁本東臺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等相次充使檢校又置詳正

學士以校理之行功仍專知御集遷蘭臺侍郎咸亨中官名復舊改為秘書少監上元元年卒官有集六十卷兄子玄暐別有傳行功前後預撰晉書及文思博要等

同時又有孟利貞董思恭元思敬等並以文藻知名

孟利貞者華州華陰人也父神慶高宗初為沁州刺史以清介著名利貞初為太子司議郎中宗在東宮深懼之受詔與少師許敬宗崇賢館學士郭瑜顧胤董思恭等撰瑤山玉彩五百卷龍朔二年奏上之高宗稱善加

級賜物有差利貞累轉著作郎加弘文館學士垂拱初卒又撰續文選十三卷兄允忠垂拱中為天官侍郎

董思恭者蘇州吳人所著篇詠甚為時人所重初為右史知考功舉事坐預泄問目配流嶺表而死

元思敬者總章中為協律郎預修芳林要覽又撰詩人秀句兩卷傳於世

徐齊聃湖州長城人也父孝德以女為才人官至果州刺史齊聃少善屬文高宗時累遷蘭臺舍人時敕令有

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齊聃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曠為友匪唯專賴師資固亦詳觀近習皇太子自可招集園綺寤寐應劉階闥小臣必採於端士驅馳所任並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永播崇賢之美今乃使氈裘之子解辮而侍春闈冒頓之苗削衽而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蓋殷勤於此防微之至也齊聃又嘗上奏曰齊獻公即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

合上延于祖今周忠孝公廟甚修崇而齊獻公廟遽毀
壞不甯陛下將何以重示海內以彰孝理之風帝皆納
其言齊聃善於文誥甚為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
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劇仍敕間日來往焉以漏泄機
密左授蘇州司馬俄又坐事配流欽州咸亨中卒年四
十餘睿宗即位追録舊恩累贈禮部尚書子堅別有傳
杜易簡襄州襄陽人周硤州刺史叔毗曾孫也九歲能
屬文及長博學有高名姨兄中書令岑文本甚推重之

登進士第累轉殿中侍御史咸亨中為考功員外郎時吏部侍郎裴行儉李敬玄相與不叶易簡與吏部員外郎賈言忠希行儉之旨上封陳敬玄罪狀高宗惡其朋黨左轉易簡為開州司馬尋卒易簡頗善著述撰御史臺雜注五卷文集二十卷行於代易簡從祖弟審言審言擢進士初為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為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

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
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累轉洛陽丞坐事貶授吉州司戸參軍又與州僚不叶
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戸郭若訥共搆審言罪狀繫獄
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讌審言子并年十三
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為左右所殺季重臨
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
免官還東都自為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頲為墓

誌劉允濟為祭文後則天召見審言將加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恩因令作歡喜詩甚見嘉賞拜著作佐郎俄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與張易之兄弟交往配流嶺外尋召授國子監主簿加修文館直學士年六十餘卒有文集十卷次子閑閑子甫别有傳

盧照鄰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也年十餘歲就曹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愛重之曾謂羣官曰此即寡人相如也後拜新都尉因

染風疾去官處太白山中以服餌為事後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誦頗有騷人之風甚為文士所重照鄰既沉痼攣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别遂自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文集二十卷兄光乘亦知名長壽中為隴州刺史

楊炯華陰人伯祖虔威武德中官至右衛將軍炯幼聰敏博學善屬文神童舉拜校書郎為崇文館學士儀鳳中太常博士蘇知幾上表以公卿已下冕服請别立節

文教下有司詳議炯獻議曰古者太昊庖羲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黄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之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黒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彛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

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日月星辰者明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象聖王大澤霑下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彛者武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為物之所賴也黼能斷

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迨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節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衮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武蜼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

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知幾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三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

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
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黄玉紫殫南宫之粉壁不足寫
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黄未可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
法服也雲者龍之氣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别爲
章目此葢不經之甚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者鸞者
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
祥刑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
稱藻爲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蔕倒茄於藻井披紅

葩之狎獵請為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唯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𧜵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唯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

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由是竟寢知幾所請炯俄遷詹事司直則天初坐從祖弟神讓犯逆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選授盈川令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宮中出盂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南門與百寮觀之炯獻盂蘭盆賦詞甚雅麗炯至官為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搒殺之又所居府舍多進士亭臺皆書牓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無何卒官中

宗即位以舊寮追贈著作郎文集三十卷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内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為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説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絶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説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開元中説為集賢大學士十餘年常與學士

徐堅論近代文士悲其凋喪堅曰李趙公崔文公之筆術擅價一時其間孰優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峰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問後進詞人之優劣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古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

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堅以為然虔威子德幹高宗末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子神讓天授初與徐敬業於揚州謀叛父子伏誅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蜀郡司户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

揚雄法言例為客主對荅之說號曰中說皆為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謚曰文中子二子福畤福郊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勃年未及冠應幽素舉及第乾封初詣闕上宸遊東嶽頌時東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頌沛王賢聞其名召為沛府修撰甚愛重之諸王鬬雞互有勝負勃戲為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即日斥勃

不令入府久之補虢州參軍勃恃才傲物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又懼事洩乃殺達以塞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時勃父福畤為雍州司戸參軍坐勃左遷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為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勮弱冠進士登第累除太子典膳丞長壽中擢為鳳閣舍人時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閤同日授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

相相顧失色勮立召書吏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人皆歎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勮頗任權勢交結非類萬歲通天二年綦連耀謀逆事泄勮坐與耀善并兄勔並伏誅勔累官至涇州刺史神龍初有詔追復勮勔官位福時天后朝以子貴累轉澤州長史卒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勮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

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幸果如其言勃文章邁捷下筆則成尤好著書撰周易發揮五卷及次論等書數部勃亡後並多遺失有文集三十卷勃聰警絶衆於推步歷算尤精嘗作大唐千歲歷言唐德靈長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其論大㫖云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

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歴之數也自黄帝至漢並是五運真主五行已遍土運復歸唐德承之宜矣魏晉至于周隋咸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故不可承之大率如此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少善屬文尤妙於五言詩常作帝京篇當時以為絶唱然落魄無行好與博徒遊高宗末為長安主簿坐贓左遷臨海丞怏怏失志棄官而去文明中與徐敬業於揚州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

詞也敬業敗伏誅文多散失則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

有兖州人郄雲卿集成十卷盛傳於世

鄧玄挺雍州藍田人少善屬文累遷左史坐與上官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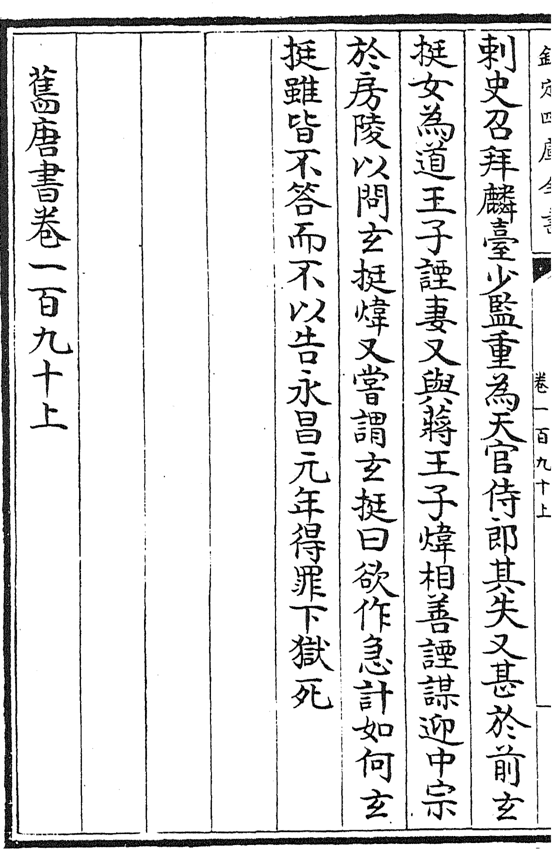
善出為頓丘令有善政璽書勞問累授中書舍人性俊

辨機捷過人每有嘲謔朝廷稱為口實則天臨朝遷吏

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為時談所鄙又患消渴之疾選人

目為鄧渴為牓於衢路自有唐已來掌選之失未有如

玄挺者坐此左遷澧州刺史在州復以善政聞遷晉州



刺史召拜麟臺少監重為天官侍郎其失又甚於前玄挺女為道王子諲妻又與蔣王子煒相善諲謀迎中宗於房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作急計如何玄挺雖皆不答而不以告永昌元年得罪下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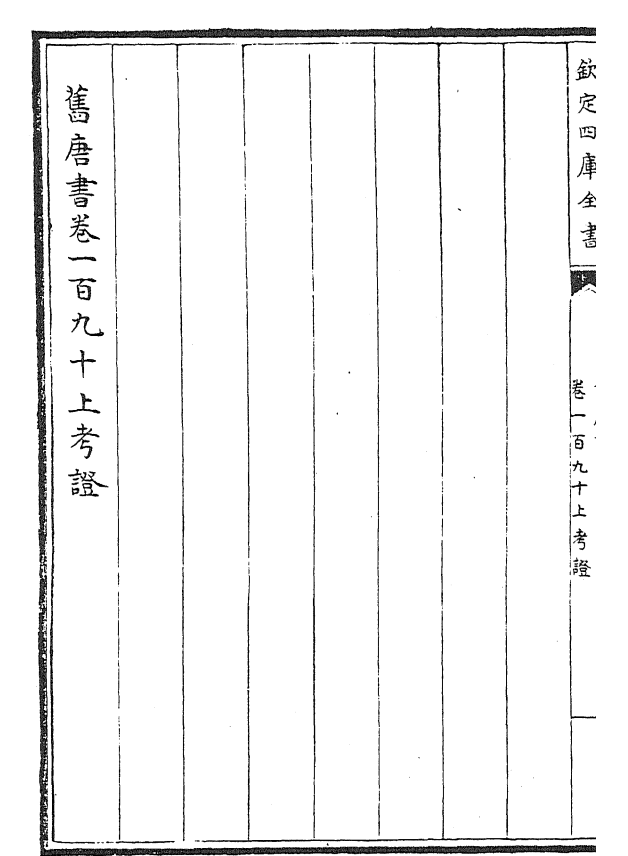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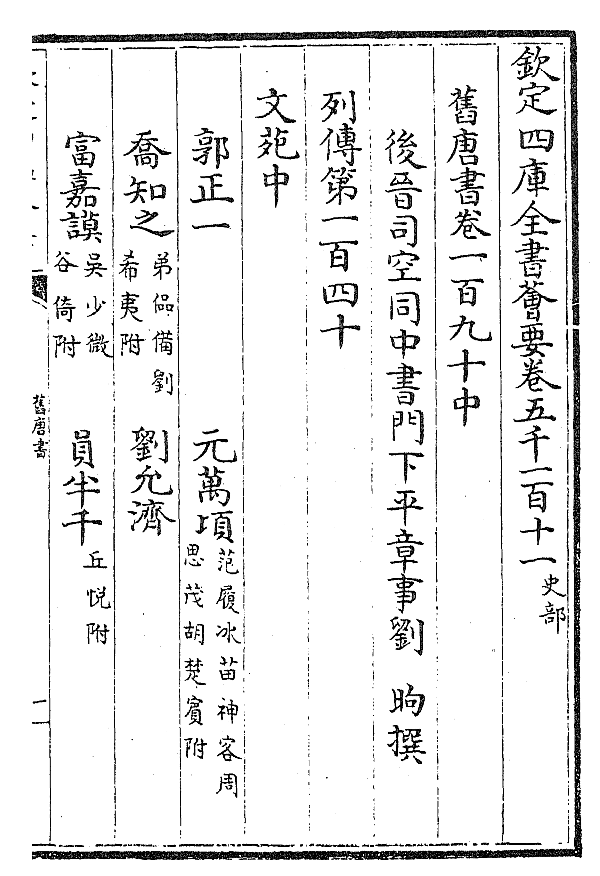
張藴古傳禍生乎無妄○禍原本誤福今從文粹改

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原本人誤文以誤與今並改正

王勃傳唐德靈長千年合承周隋短祚○臣酉按下文云魏晉至于周隋咸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故不可承之據此則合字上當脫一不字今增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十一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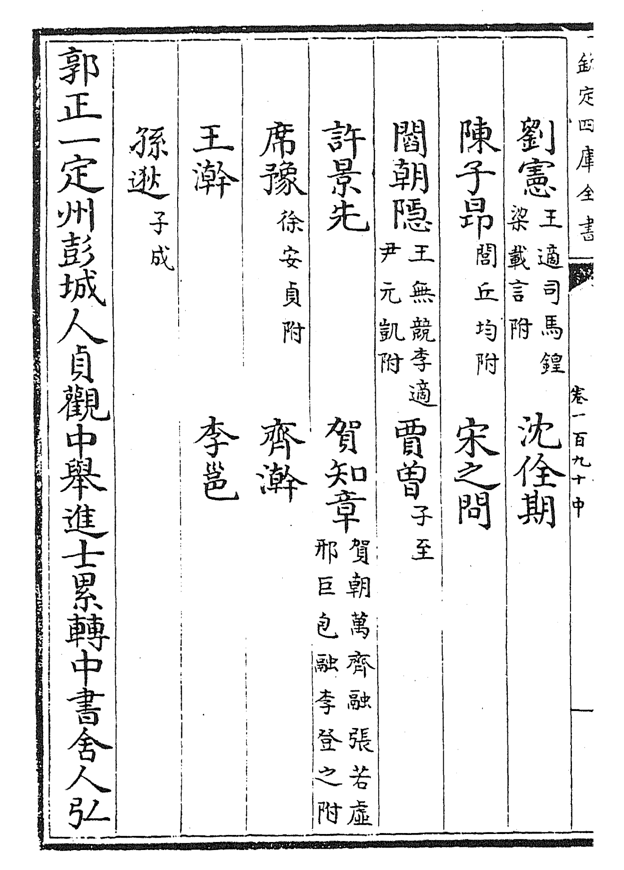
列傳第一百四十

文苑中

郭正一　元萬頃 范履冰 苗神客 周思茂 胡楚賓附

喬知之 弟侃 備 劉希夷附　劉允濟

富嘉謨 吴少微 谷倚附　員半千 丘悦附



劉憲 王適 司馬鍠 梁載言附　沈佺期

陳子昂 閭丘均附　宋之問

閻朝隱 王無競 李適 尹元凱附　賈曾 子至

許景先　賀知章 賀朝 萬齊融 張若虛 邢巨 包融 李登之附

席豫 徐安貞附　齊澣

王澣　李邕

孫逖 子成

郭正一定州彭城人貞觀中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弘

文館學士永隆二年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與魏
玄同郭待舉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以平章事為
名自正一等始也永淳二年正除中書侍郎正一在中
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敕多出其手當時號為
稱職則天臨朝轉國子祭酒罷知政事尋出為晉州刺
史入為麟臺監又檢校陝州刺史永昌元年為酷吏所
陷流配嶺南而死家口籍沒文集多遺失先是儀鳳中
吐蕃入寇工部尚書劉審禮率兵十八萬與蕃將倫欽

陵戰於青海王師大敗審禮没於陣高宗駭然乃召侍臣問以禦戎之策正一對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命將興師相繼不絶空勞士馬虚費糧儲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窮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擾俟國用豐足人心叶同寛之數年可一舉而滅給事中劉齊賢皇甫文亮等亦以為嚴守為便正一才畧率多此類

元萬頃洛陽人後魏景穆皇帝之循祖白澤武德中總

管萬頃善屬文起家拜通事舍人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為遼東道總管記室别帥馮本以大軍援裨將郭待封船破失期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為必斬之萬頃為解釋之乃止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緑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緑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於嶺外後會赦得還拜著作郎時天后

諷高宗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脩撰萬頃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賓咸預其選前後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等凡千餘巻朝廷疑議及百司表疏皆密令萬頃等叅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萬頃屬文敏速然性疎曠不拘細節無儒者之風則天臨朝遷鳳閣舍人無幾擢拜鳳閣侍郎萬頃素與徐敬業兄弟友善永昌元年為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時神客楚賓已卒履冰思茂相次為酷吏所殺

范履氷者懷州河内人自周王府户曹名入禁中凡二十餘年垂拱中歴鸞臺天官二侍郎尋遷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元年坐嘗舉犯逆者被殺

苗神客者滄州東光人官至著作郎

周思茂者貝州漳南人少與弟思鈞俱早知名自右史轉太子舍人與范履氷在禁中最蒙親遇至於政事損益多豫預焉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四年下獄死

胡楚賓者宣州秋浦人屬文敏速每飲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楚賓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待詔得賜又出然性慎密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荅以他事而已自殷王文學拜右史崇賢直學士而卒

喬知之同州馮翊人也父師望尚高祖女廬陵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同州刺史知之與弟侃備並以文詞知名知之尤稱俊才所作篇詠時人多諷誦之則天時累

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善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緑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誅之偘開元初爲兖州都督脩預修三教珠英長安中卒於襄陽令時又有汝州人劉希夷善爲從軍閨情之詩詞調哀苦爲時所重志行不修爲姦人所殺

劉允濟洛州鞏人其先自沛國徙焉南齊彭城郡丞瓛六代孫也少孤事母甚謹博學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

齊名特相友善弱冠本州舉進士累除著作佐郎允濟嘗採摭魯哀公後十二代至於戰國遺事撰魯後春秋二十卷表上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濟奏上明堂賦以諷則天甚嘉嘆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天授中為來俊臣所構當坐死以其母老特許終其餘年仍留繫獄久之會赦免貶授大庾尉長安中累遷著作佐郎兼脩國史未幾擢拜鳳閣舍人中興初坐與張易之欵狎左授青州長史為吏清白河南道巡

察使路敬潛甚稱薦之尋丁母憂服闋而卒

富嘉謨雍州武功人也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富吳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蠋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鐘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並州長史張仁亶待以殊禮坐必同榻嘉謨後為壽安尉預脩三教珠英中興初為左臺監察御史卒有文集五卷少微

亦舉進士累至晉陽尉中興初調於吏部侍郎韋嗣立稱薦拜右臺監察御史臥病聞嘉謨死哭而賦詩尋亦卒有文集五卷嘉謨與少微在晉陽魏郡谷倚為太原主簿皆以文詞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倚後流寓客死文章遺失少微子鞏開元中為中書舍人

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少與齊州人何彥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

服喪畢而去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陟尉屬頻歲旱饑
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
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饑人懷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
按之時黄門侍郎薛元超為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
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
尋又應嶽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
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而進曰臣
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向背

人陣偏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甚嗟賞之及對策擢為上第垂拱中累補左衛胄曹仍充宣慰吐蕃使及引辭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留待制也即日使入閣供奉嗣聖元年半千為左衛長史與鳳閣舍人王處知天官侍

郎石抱忠並為弘文館直學士仍與著作佐郎路敬淳分日於顯福門待制半千因撰明堂新禮三卷上之則天封中嶽半千又撰封禪四壇碑十二首以進則天稱善前後賜絹千餘疋長安中五遷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之職古無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輕薄非朝廷進德之選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預脩三教珠英中宗時為濠州刺史睿宗即位徵拜太子右諭德兼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禄大夫累

封平原郡公開元二年卒文集多遺失半千同時學士

丘悦

丘悦者河南陸渾人也亦有學業景龍中為相王府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耀卿俱為王府直學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開元初卒撰三國典畧三十卷行於時

劉憲宋州寧陵人也父思立高宗時為侍御史屬河南河北旱儉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

疏諫曰今麥序方秋蠶功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踊躍參迎必難抑止集衆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途程往還兼之晨夕停滯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却成煩擾又無驛之處其馬稍難簡擇公私須預追集雨後農務特切常情墮廢須臾即虧歲計每為一馬遂勞數家從此相乘恐更滋甚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閑時出使褒貶疏奏謚等遂不行後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

雜文自思立始也尋卒官憲弱冠舉進士累除冬官員
外郎天授中受詔推按來俊臣憲嫉其酷暴欲因事繩
之反為俊臣所搆貶潾水令再遷司僕丞及俊臣伏誅
擢憲為給事中尋轉鳳閣舍人神龍初坐嘗為張易之
所引自吏部侍郎出為渝州刺史俄復入為太僕少卿
兼脩國史加脩文館學士景雲初三遷太子詹事玄宗
在東宮留意經籍憲因上啟曰自古及今皆重於學至
於光耀盛德發揚令問安靜身心保寧家國無以加焉

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絶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益資略知大意用功甚少為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脩耆年宿望時賜召問以察其言幸甚玄宗甚嘉納之明年憲卒贈兖州都督有集三十卷初則天時敕吏部糊名考選人判以求才彦憲與王適司馬鍠梁載言相次判入第二等

王適幽州人官至雍州司功

司馬鍠洛州温人也神龍中卒於黄門侍郎
梁載言博州聊城人歷鳳閣舍人專知制誥撰具員故
事十卷十道志十六卷並傳於時中宗時為懐州刺史
沈佺期相州内黄人也進士舉長安中累遷通事舍人
預脩三教珠英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之作與宋之問
齊名時人稱為沈宋再轉考功員外郎坐贓配流嶺表
神龍中授起居郎加脩文館直學士後歷中書舍人太
子詹事開元初卒有文集十卷弟全交及子亦以文詞

知名

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富豪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為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舉進士會高宗崩靈駕將還長安子昂詣闕上書盛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關中旱儉靈駕西行不便曰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

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義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矣況皇

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燿軍國大事遺詔決之
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鑾輿
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謨
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
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
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
以不顧萬死乞獻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
察之臣聞秦都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

下服矣然猶北取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絶漠致山西之儲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横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荐饑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以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

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
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
骨縱横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尤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
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
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
疲獘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
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絶望凋瘵遺噍再罹艱苦儻
不堪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

大機不可不審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邃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

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美談帝王以為高範況我巍巍大
聖轢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
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為陛
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峰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
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横左右園陵
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曽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
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
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淮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

以聰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巳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闗隴之荒蕪乃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狥曾閔之小節愚臣暗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爭臣之策采行路之謡諮謨太后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都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寔以時有不可事有必

然葢欲遺小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貴也夫小不忍亂大謀仲尼之至誡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也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資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郟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杯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

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豈徒設也固願陛下念之則天召見竒其對拜靈臺正字則天將事雅州討生羌子昂上書曰

麟臺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臣聞道路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狥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

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邉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葢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姦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夫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為虓武之將屠十一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返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為廊廟之器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囚虜庭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擒一戎

讖一醜至今而閼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為將驅儞頳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賨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闗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賨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且臣聞吐蕃

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得侵食也今國家乃撤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地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

德又況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恃有險也人之所安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真圖此姦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師大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鉅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臣愚意者不有姦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為

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莫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所横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疎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

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狥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以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閼隴蝬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動情有不安今者復驅464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亡國破家未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又況蝬中夏哉臣聞

古之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能長享福禄伏願陛下熟計之再轉右拾遺數上疏陳事詞皆典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候師韞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為是俄授麟臺正字武攸宜統軍北討

契丹以子昂為管記軍中文翰皆委之子昂父在鄉為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時年四十餘子昂褊躁無威儀然文詞宏麗甚為當時所重有集十卷友人黄門侍郎盧藏用為之序盛行於代子昂卒後益州成都人閭丘均亦以文章著稱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而公主被誅均坐貶為循州司倉卒有集十卷

宋之問虢州弘農人父令文有勇力而工書善屬文高

宗時為左驍衛郎將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初徵令與楊炯分直內教俄授洛州參軍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易之兄弟雅愛其才之問亦傾附焉預修三教珠英常扈從遊宴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虬錦袍以賞之及易之等敗左遷隴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洛陽人張仲之家仲之與駙馬都尉王同皎等謀

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為鴻臚主簿由是深為義士所譏景龍中再轉考功員外郎時中宗增置修文館學士擇朝中文學之士之問與薛稷杜審言等首膺其選當時榮之及典舉引拔後進多知名者尋轉越州長史睿宗即位以之問嘗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於徙所之問再被竄謫經途江嶺所有篇詠傳布遠近友人武平一為之纂集成十卷傳於代世人以之問父為三絶之

問以文詞知名弟之悌有勇力之遜善書議者云各得
父之一絶之悌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為益州長史
劍南節度兼採訪使尋遷太原尹
閻朝隱趙州欒城人也少與兄鏡幾弟仙舟俱知名朝
隱文章雖無風雅之體善構奇甚為時人所賞累遷給
事中預脩三教珠英張易之等所作篇什多是朝隱及
宋之問潛代為之聖歷二年則天不豫令朝隱往少室
山祈禱朝隱乃曲申悦媚以身為犧牲請代上所苦及

將康復賜絹綵百疋金銀器十事俄轉麟臺少監昜之
伏誅坐徙嶺外尋召還先天中復為秘書少監又坐事
貶為通州別駕卒官朝隱修三教珠英時成均祭酒李
嶠與張昌宗為修書使盡收天下文詞之士為學士預
其列者有王無競李適尹元凱並知名於時自餘有事
跡者各見其本傳

王無競者字仲烈其先琅邪人因官徙居東萊宋太尉
弘之十一代孫父侃棣州司馬無競有文學初應下筆

成童舉及第解褐授趙州欒城縣尉歷秘書省正字轉右武衛倉曹洛陽縣尉遷監察御史轉殿中舊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轉無競為太子舍人神龍初坐詞詆權倖出為蘓州司馬及張易之等敗以嘗交往再貶嶺外卒於廣州年五十四

李適者雍州萬年人景龍中為中書舍人俄轉工部侍

郎睿宗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被徵至京師及還適贈詩序其高尚之致其詞甚美當時朝廷之士無不屬和凡三百餘人徐彥伯編而叙之謂之白雲記頗傳於代尋卒

尹元凱者瀛州樂壽人初為磁州司倉坐事免乃栖遲山林不求仕進垂三十年與張説盧藏用特相友善徵拜右補闕卒於并州司馬

賈曾河南洛陽人也父言忠乾封中為侍御史時朝廷

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及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大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鬭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偘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過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累轉吏部員外郎坐事左遷邵州司馬卒曾少知名景雲中為吏部員外郎𤣥宗在東宮盛

擇宮寮拜曾爲太子舍人時太子頻遣使訪名女樂命
宮臣就率更署閲樂多奏女妓曾啟諫曰臣聞作樂崇
德以感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豫其間
昔魯用孔子幾至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
孔子所以行戎有由余兵强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
戎王耽悦由余乃奔斯則大聖名賢嫉之已久良以婦
人爲樂必務治容哇妓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
將成敗國亂人實由兹起伏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登

肅宇內顒顒瞻仰德化而渴賢之美未被於民心好妓之聲或聞於人聽豈所以追啟誦之徽烈襲堯舜之英風者哉至若監撫餘閑宴私多豫後庭妓樂古或有之非以風人為弊猶隱至於所司教習章示羣寮慢伎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下教令發德音屏倡優敦雅頌率更女樂並令禁斷諸使採召一切皆停則朝野內外皆知殿下放鄭遠佞輝光日新凡在含生孰不忻戴太子手令答曰比嘗聞公正直信亦不虛寡人近日頗尋典籍

至於政化偏所留心女樂之徒亦擬禁斷公之所言雅符本意俄特授曾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誥明年有事於南郊有司立議唯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之位曾奏議請於南郊方丘設皇地祇及從祀等坐則禮惟稽古義得緣情睿宗令宰相及禮官詳議竟依曾所奏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又固辭議者以為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别於禮無嫌曾乃就職與蘇晋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

人稱為蘊賈曾後坐事貶洋州刺史開元六年玄宗念舊特恩甄敘繼歷慶鄭等州刺史入拜光禄少卿遷禮部侍郎十五年卒子至至天寶末為中書舍人禄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冊文上皇覽之嘆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爲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矣至伏於御前嗚咽感涕寶應二年為尚書左丞時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請依古制

縣令舉孝廉於刺史試其所通之學送名於省省試每經問義十條對策三道取其通否詔令左右丞諸司侍郎大夫中丞給舍等叅議議者多與綰同至議曰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行也由詞以觀行則及詞也宣父稱顔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詞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

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唯擇浮豔豈能
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襲其流
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
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出焉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
矣漸者何儒道不舉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
之本謂之風賛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
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禄之徒

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所以禄山一呼四海震蕩思明再亂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揺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弊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用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終彼四百豈非學行道扇化行

於鄉里哉自魏至隋僅四百載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隋梁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幬生育德合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從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今西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禄廩無由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勸不其謬歟祇足以長浮薄之風啟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

禄秩逼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議者然之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已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依舊貫至所議來年允之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人赴省者奏請兩都試舉人自至始也永泰元年加集賢院待制大歷初改兵部侍郎五年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後徙家洛陽少舉進士授夏陽尉
神龍初東都起聖善寺報慈閣景先詣闕獻大像閣賦
詞甚美麗擢拜左拾遺累遷給事中開元初每年賜射
節級賜物屬年儉甚費府庫景先奏曰近臣三九之辰
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言但古制不存禮章多闕
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足以觀
德又未足以威邊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之天子以
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

奏采蘩采蘋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節諸侯則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體有虧則絀其地是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之禮也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茍獲為利以偶中為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冗官厚秩禁衛崇班動盈累千其算無數近河南河北水澇處多林胡小蕃見寇郊壘軍書日至河朔騷然命將除凶

未圖克捷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去歲豫亳兩州微遭旱損庸賦不辦以致流亡聖人憂勤降使招恤流離歲月猶未能安人之困窮以至於此今一箭偶中是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耻慚考古循今則為未可且禁衛武官隨番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焉此則訓武習戎時習不闕待寇寧歲稔率由舊章則愛禮養人幸甚幸甚自是乃停賜射之禮俄轉中書舍人自開元初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

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
激流嶄絶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
也十年夏伊汝泛溢漂損居人廬舍溺死者甚衆景先
言於侍中源乾曜曰災眚所降必資脩德以禳之左傳
所載降服出次即其事也誠宜發德音遣大臣存問憂
人罪己以荅天譴明公位存輔弼當發明大體以啓沃
明主不可緘黙也乾曜然其言遽以聞奏乃下詔遣户
部尚書陸象先往賑給窮乏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擇刺

史之任必在得人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為虢州刺史後轉岐州入拜吏部侍郎卒

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族孫也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又遷太常博士皆陸象先在中書引薦也開元十年兵部尚書張說為麗正殿修書使奏請知章及秘書員外監徐堅監察御史趙冬曦皆入書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累年書竟不就後轉太常少卿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

充皇太子侍讀是歳玄宗封東嶽有詔應行從羣臣並
留於谷口上獨與宰臣及外壇行事官登於嶽上齋宮
之所初上以靈山清潔不欲喧繁召知章講定儀注因
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諸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
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垂
範來葉為變禮之大者也然禮成於三獻亞終合於一
處上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敕三獻於山上行
事五方帝及諸神座於下壇行事俄屬惠文太子薨有

詔禮部選挽郎知章取捨非允為門䕃子弟喧訴盈庭

知章於是以梯登墻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由是改授

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同正員依舊充集賢院學士俄遷

太子賓客銀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書監知章性放曠

善笑談當時賢達皆傾慕之工部尚書陸象先即知章

之族姑子也與知章甚相親善象先常謂人曰賀兄言

論倜儻眞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

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

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隷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張顛天寶三載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為道士求還鄉里仍捨本鄉宅為觀上許之仍拜其子典設郎曾為會稽郡司馬仍令侍養御制詩以贈行皇太子已下咸就執別至鄉無

幾壽終年八十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
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淡襟懷和雅
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崗之良玉故
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静默以養閑因談諧而諷諫以
暮齒辭禄再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蹤克遂四明之客允
叶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衣而長往丹壑
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縟禮式展哀
榮可贈禮部尚書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

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兖州兵曹巨監察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為懷州司户集賢直學士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神龍中有尉氏李登之善五言詩蹉跌不偶六十餘為宋州叅軍卒席豫襄陽人湖州刺史固七世孫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開元中累官至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為時所稱三遷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相次掌制誥

皆有能名轉户部侍郎充江南東道廵撫使兼鄭州刺史入為吏部侍郎𤣥宗謂之曰卿以前為考功職事修舉故有此授豫典選六年復有令譽天寶初改尚書左丞尋檢校禮部尚書封襄陽縣子𤣥宗幸温泉宫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為工手制褒美曰覽卿所進實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豫與弟晋俱以詞藻見稱而豫性尤謹雖與子弟書及吏曹簿領未甞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

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七載卒於位時年六十九疾篤謂其子曰吾亾三日斂斂日即葬勿更久留貽公私之煩家無餘財可賣所居聊備葬禮人嘉其達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

徐安貞者信安龍丘人尤善五言詩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人士稱之開元中為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郎天寶初卒

齊澣定州義豐人少以詞學稱弱冠以制科登第釋褐蒲州司法參軍景雲二年中書令姚崇用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以為稱職開元中崇復用為給事中遷中書舍人論駮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為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秘書監馬懷素右常侍元行冲受詔編次四庫羣書乃奏澣為編修使改秘書少監尋丁憂免十二年出為汴州刺史河南汴為雄郡自江淮達於河洛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

後牧守多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皆以清嚴為治民吏歌之中書令張說擇左右丞之才舉懷州刺史王丘為左丞以澣為右丞李元紘杜暹為相以開府廣平公宋璟為吏部尚書又用戸部侍郎蘇晉與澣為吏部侍郎當時以為高選時開府王毛仲寵幸用事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姻親故北門官見毛仲奏請無不之允皆受毛仲之惠進退隨其指使澣惡之乗間論之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婚姻小人寵極則姦生若不預圖恐後為

患惟陛下思之況腹心之委何必毛仲而高力士小心謹慎又是閹官便於禁中驅使臣雖過言庶裨萬一臣聞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惟聖慮密之玄宗嘉其誠諭之曰卿且出朕知卿忠義徐俟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為興州别駕潾與察善出城餞之因語禁中諫語察性譸諂遽以潾語奏之玄宗怒令中書門下鞫問又召潾於内殿謂之曰卿向朕道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而疑朕不密而翻告麻察是何密耶麻

察輕險無行常遊太平之門此日之事卿豈不知耶澣免冠頓首謝罪乃貶髙州良德丞又貶察為潯州皇化尉澣數年量移常州刺史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充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潤州北界隔吳江至瓜步沙尾紆滙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為風濤之所漂損澣乃移其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脚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數年復為汴州刺史淮

汴水運路自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舊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難制澣乃奏自虹縣下開河三十餘里入于清河百餘里出清水又開河至淮陰縣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險之害久之新河水復迅急又多僵石漕運難澁行旅弊之澣因高力士中助連為兩道採訪使遂興開漕之利以中人主意復勾剥貨財賂遺中貴物議薄之又納劉戒之女為妾凌其正室専制家政李林甫惡之遣人掎摭其失會澣判官犯贓澣連坐遂廢

歸田里天寶初起為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時絳州刺史嚴挺之為林甫所搆除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與澣皆朝廷舊德既廢居家巷每園林行樂則杖屨相過談讌終日林甫聞而患之欲離其勢五年用澣為平陽太守卒於郡肅宗即位為林甫所陷者皆得雪澣受褒贈王澣并州晉陽人少豪蕩不羈登進士第日以蒱酒為事并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禮接甚厚澣感之撰樂詞以叙情於席上自唱自舞神氣豪邁張說鎮幷州禮澣

益至會説復知政事以瀚為秘書正字擢拜通事舍人遷駕部員外梛多名馬家有妓樂瀚發言立意自比王侯頤指儕類人多嫉之説既罷相出瀚為汝州長史改仙州别駕至郡日聚英豪從禽擊鼓恣為歡賞文士祖詠杜華常在座於是貶道州司馬卒有文集十卷

李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嘗受文選於同郡人曹憲後為左侍極賀蘭敏之所薦引為崇賢館學士轉蘭臺郎敏之敗善坐配流嶺外會赦還因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

選為業年老疾卒所注文選六十卷大行於時邕少知名長安初内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堦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及

中宗即位以妖人鄭普思為秘書監邕上書諫曰蓋人
有感一餐之惠殞七尺之身况臣為陛下官受陛下祿
而目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
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羣下竊議道路藉藉皆云普思
多行詭惑妄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尚見驅使此道若行
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胸臆對揚天威請以
古事為明證孔丘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
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

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恩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恩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恩可致鬼道則墨翟干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主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効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得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

神之道理天下伏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以與張柬之善出為南和令又貶富州司戶唐隆元年玄宗清內難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改戶部員外郎又貶崖州舍城丞開元三年擢為戶部郎中邕素與黃門侍郎張廷珪友善時姜皎用事與廷珪謀引邕為憲官事洩中書令姚崇嫉邕險躁因而搆成其罪左遷括州司馬後徵為陳州刺史十三年玄宗車駕東封迴邕於汴州謁見累獻詞賦甚稱上旨由是頗自矜衒自云當

居相位張說為中書令甚惡之俄而陳州贓汙事發下獄鞫訊罪當死許州人孔璋上書救邕曰臣聞明主御寓捨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并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用權人畏其口而

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
屈而姦謀中損即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且斯人所能
者拯孤恤窮救乏賑惠積而便散家無私聚今聞坐贓
下吏鞫訊待報將至極刑死在朝夕臣聞生無益於國
不若殺身以明賢臣朽賤庸夫輪轅無取獸息禽視雖
生何為況賢為國寶社稷之衛是臣痛惜深矣臣願六
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
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欵臣知有邕邕不知

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雁門縫掖有効矣伏惟陛下寛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黄泉附北郭之迹臣之大願畢矣陛下即以陽和之始難於用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劒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照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因亞夫得劇孟則寇不足憂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垢之道存棄

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為知已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疏奏邕已會減死貶為欽州遵化縣尉璋亦配流嶺南而死邕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又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剥落在

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人陰中竟不得進天寶初為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拘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五載姦贓事發又嘗與左驍衛兵曹柳勣馬一匹及勣下獄吉温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敕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馳往就郡决殺之時年七十餘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

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後因恩例得贈秘書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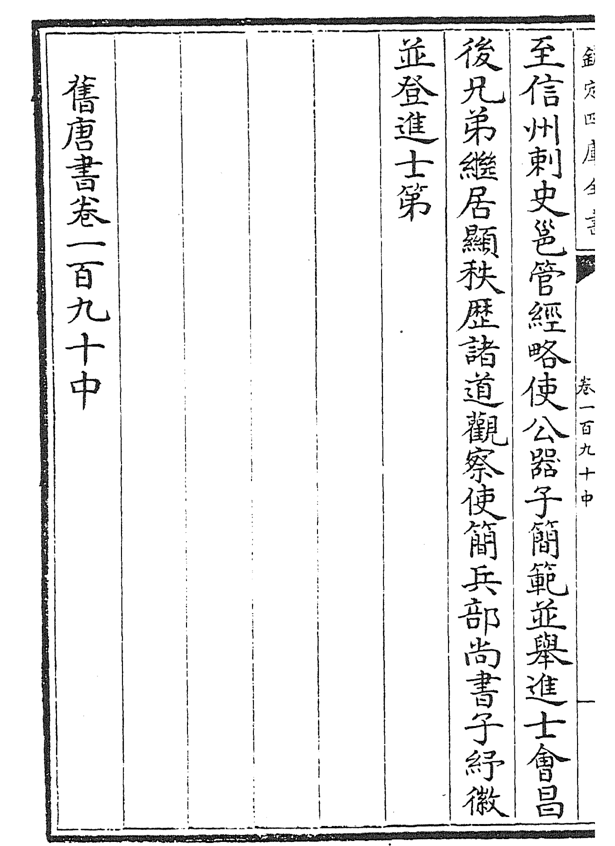
孫逖潞州涉縣人曽祖仲將壽張丞祖希莊韓王府典籤父嘉之天冊年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授蜀州新津主簿歷曲周襄邑二縣令以宋州司馬致仕卒年八十三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

日用日用小之令為土火爐賦遜握翰即成詞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為忘年之交以是價譽益重開元初應哲人奇士舉授山陰尉遷秘書正字十年應制登文藻宏麗科拜左拾遺張說尤重其才遜日遊其門轉左補闕黄門侍郎李暠出鎮太原辟為從事暠在鎮與蒲州刺史李尚隱遊于伯樂川遜為之記文士咸稱之二十一年入為考功員外郎集賢修撰遜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顔真卿為尚書後年拔

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
誥二十四年拜逖中書舍人逖自以通籍禁闈其父官
纔邑宰乃上表陳情曰臣父嘉之雖當暮齒幸遇明時
綿歷驅馳纔及令長臣夙荷嚴訓累登清秩頻遷省闥
又拜掖垣地近班榮臣則過量途遙日暮父乃後時在
公府有偷榮之責於私庭無報德之効反慚烏鳥徒厠
鴛鴻伏望降臣一外官特乞微恩稍霑臣父玄宗優詔
奬之授嘉之宋州司馬致仕尋卒丁父喪免二十九年

服闋復為中書舍人其年充河東黜陟使天寶三載權判刑部侍郎五載以風病求散秩改太子左庶子逖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為時流歎服議者以為自開元已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為王言之最逖尤善思文理精練加之謙退不伐人多稱之以疾沉廢累年轉太子詹事上元中卒廣德二年詔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宿絳成逖弟遹遘造遹終左武衛兵曹宿歷河東掌記代宗朝歷刑部郎中中書舍

人出為華州刺史卒成字思退以父蔭累授雲陽長安尉歷監察御史轉殿中隴右副元帥李抱玉奏充掌書記入為屯田司勳二員外郎丁母喪免終制出為洛陽令轉長安令時凡宿為華州刺史因失火驚懼成瘖病成素孝悌蒼黃請急不俟報而趨華代宗嘉之歎曰急難之切觀過知仁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出為信州刺史有惠政郡人請立碑頌德優詔褒美轉蘇州刺史貞元四年改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五年卒宿子公器官



至信州刺史邕管經略使公器子簡範並舉進士會昌後兄弟繼居顯秩歷諸道觀察使簡兵部尚書子紓徽並登進士第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考證

齊澣傳瓜步沙尾○原本脫沙字今從新書增

王澣傳○澣新書作翰臣酉按此與齊澣傳連屬明是傳寫之訛當從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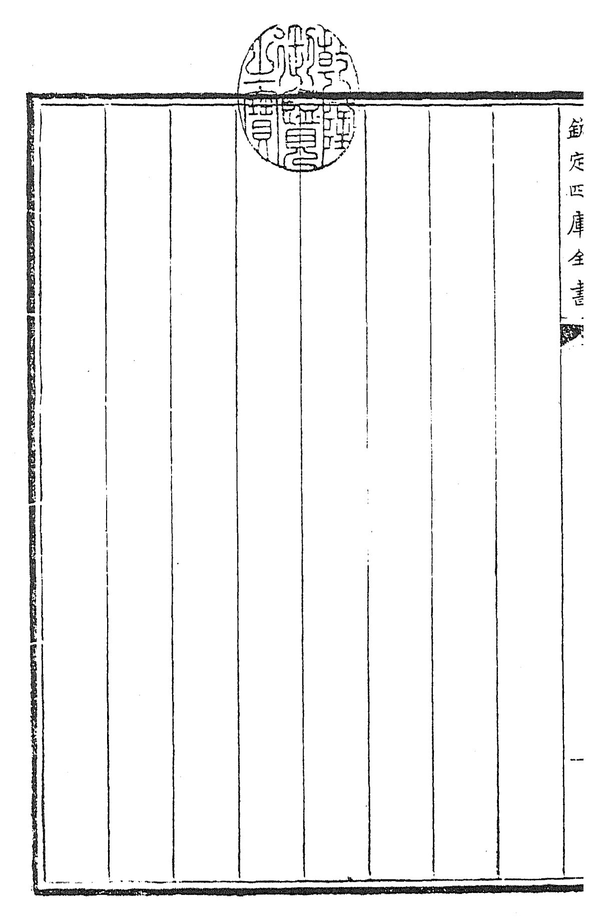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考證

謹案卷一百九十上第十頁後六行偃又獻惟皇

誠德賦刋本誠訛誠據新書改

卷一百九十中第三十五頁後四行潤州北界隅

吴江条吴字疑衍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何瑞